

世 界 文 学 宝 库 藏 书

罗马女人

——一个西方妓女的自白

(意)莫拉维亚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

〔意〕莫拉维亚 著
尹礼荣 孙致礼 译

罗马女人

——一个西方妓女的自白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马女人/[意]莫拉维亚著 尹礼荣等译
(世界文学宝库藏书)

ISBN 7—80607—151—2 ¥ 17.20 元

I. 罗…

II. ①尹…②孙…

III. 文学—世界—现代

IV. I546.44

罗马女人

©[意]莫拉维亚著 尹礼荣等译

终审:成平

策划:高长荣 凌一光

责任编辑:李一安

装帧设计:冯建华

封面绘画:李宁平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电话:3331403 邮政编码:519015

印刷:南昌市文化用品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张:13 字数:290千字

版次:1996年7月第1版

1998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5001—10000册

ISBN 7—80607—151—2/1·98

定价:17.20元

第一部

第一章

十六岁上，我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。一张完美的鹅蛋脸，鬓角上窄下宽，眼睛大而细长，脉脉含情，鼻子与前额构成一条直线，嘴巴大大的，双唇丰满红润，非常漂亮，一笑起来，便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母亲常说，我长得像圣母玛利亚。我觉得我长得很像某个当时走红的电影明星，于是我开始照她的样子做起头发来。母亲说，我不仅脸蛋漂亮，身材更是百倍的优美；她说，全罗马城找不出我这样的身材。那些日子，我不大操心自己的身材，我想，要紧的是要有个漂亮的脸蛋；不过今天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母亲的话是对的。我的腿笔直而结实，臀部呈曲线形，长背，细腰，宽肩膀。我的肚子一向都很凸出，肚脐眼深深地凹进肉里，几乎看不见；可母亲说这样才美，因为女人的肚子应该很凸出，而不应像今天时兴的那样平板。我的胸脯也发育良好，又结实又富有弹性，所以不必戴胸罩；但是当我抱怨它过于发达的时候，母亲却说很美，如今的女人简直没有胸脯。我赤裸的时候，看上去高高的，十分匀称，像一尊照模子塑成的塑像。这是人家后来对我说的。不过穿戴整齐的时候，我看上去像个苗条的小姑娘，谁也猜不出我会有这样的身材。我身体各部位之间比例适当，这话还是我第一次做模特儿时，那个画家告诉我的。

是母亲为我找到的这个画家。她结婚做裁缝之前曾当过模特儿。一天，一个画家要她做几件衬衫，她想起了自己的老行当，便建议我去给他当模特儿。头一次去他画室的时候，尽管我极力表示一个人能去，可母亲定要陪我一起去。我感到害羞，这主要不是因为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要在一个男人面前脱衣服，而是因为 I 猜得出来母亲为了劝他雇用我会说些什么话。事实上，她帮我从头上脱下衣服，让我光着身子站在屋子中间之后，便开始热情地对那个画家谈起来：“看吧，多美的胸脯！多美的臀部！瞧她的腿！你上哪儿还能找到这样的腿、臀部和胸脯？”她一边说着这些话，一边不停地戳我，好像市场上人们戳牲口劝人购买似的。画家失声笑了，我越发羞愧难当，因为正是冬天，还感到很冷。但我意识到母亲这样说并非出于恶意，她为我的美貌感到自豪，因为她是我的母亲，如果我长得漂亮，那全归功于她。画家似乎也理解她的心情，他之所以笑，倒不是别有用心，而是出于真挚的友情。所以我心里踏实下来，克服了羞怯，掂着脚尖走到火炉跟前，暖和暖和身子。这位画家一定在四十上下，矮矮胖胖，一副快活随便的样子。我觉得他看我时并没有邪念，仿佛看一个物体似的，这也叫我放心。后来，他跟我混熟了，总是和蔼地对待我，尊重我，把我当作一个人，而不再是当个纯粹的物体。我立即被他吸引住了，仅仅因为他对我和蔼热情，出于纯粹的感激之情，我也会爱上他的。但他从不对我放纵，他的举止始终像个画家，而不像个男人，整个这段时间，我们的关系就像我第一天给他当模特儿一样，始终规规矩矩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母亲赞美我的话说完了，画家一声不响地走到摆在椅子上的—堆材料跟前，查阅了一番之后，从中抽出一张彩色图画递给母亲看。“这是你女儿。”他低声说道。我从炉边走过去看这张画。上

面画的是个裸体女人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华丽的轻纱。床后挂着天鹅绒帷幕，两个长着翅膀的童子犹如两个小天使，在帷幕皱褶构成的天际游动。那女人真像我；只不过，尽管她一丝不挂，那些轻纱和她手指上戴着的戒指却清楚地表明，她一定是个王后或者要人，而我不过是个普通姑娘。起初母亲还不明白，惊愕地瞪着那幅画。突然间，她似乎看出了相像之处：“她同那画子一模一样！那是阿德丽亚娜！你瞧我说得对吧？这个女人是谁？”她激动得喊了起来。

“那是达那厄^①。”画家莞尔一笑答道。

“达那厄是谁？”

“达那厄——一个异教女神。”

母亲本来指望听到一个真人的名字，这下怪难堪的，为了掩饰她的尴尬，她开始向我解释说，我得按照画家的要求去做；譬如说像画中人那样躺着，或者站着，或者坐着，在他工作的时候一动不动。画家笑着说，怎么当模特儿母亲知道得比他还多。母亲马上说起，当初她也是个模特儿，全罗马都知道她是一个最漂亮的模特儿，后来结了婚，不当模特儿了，害了自己。与此同时，画家已让我在画室尽头的沙发上躺下来，摆好一个姿势，按照他的要求摆好胳膊和腿。但他这样做时，心不在焉地若有所思，动作也很轻缓，几乎碰都不碰我，仿佛他已见我摆好了他要画的姿势。然后，尽管母亲还在唠叨，他却开始在画架上绷着的白画布上画起草图来。母亲注意到他不再听她说话，因为他在专心致志地画我。

“你给我这个女儿一小时多少钱？”她问。

^① 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王阿克里西俄斯的女儿，父王把她幽禁在铜塔里，主神宙斯化作金雨和她幽会，因而怀孕生下珀耳修斯。

画家没有从画布上抬起眼睛，报了个数目。母亲搂起我放在椅子上的衣服，朝我扔过来。

“算了！穿上衣服——我们最好还是走吧，”她对我说。

“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画家停下了活计，惊讶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母亲装着急火火的样子答道。“算了，阿德丽亚娜——我们还有那么多事儿要做呢。”

“不过，听我说，”画家说，“如果你想成交的话，你就开个价嘛——来这一着是什么意思？”

然后母亲开始大吵大闹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他若想付给我这么点钱就拉倒，他简直是疯了；我不是那种没人要的老模特儿；我才十六岁，还是头一次给人做模特儿。每当母亲想要什么，她总是大喊大叫，装着怒不可遏的样子。但她事实上根本不气，这一点我非常清楚，知道她像地底下的石油那样平静。可她叫喊起来真像市场上那些女人，当买主对她们的货物出价太低时，她们就是这样叫喊的。她多半是对彬彬有礼的人们叫喊，因为她知道他们的风度总是驱使他们向她让步。

事实上，那个画家最终还是让了步。母亲大吵大闹时，他一直微笑着，一只手不停地比划，仿佛他想说什么。最后，母亲终于停下来喘口气，他再次问她想要多少。但是她不想直说。“我只想知道，你给我看的那幅画的作画人给他的模特儿多少钱！”她出乎意料地喊道。

画家大笑起来。“那与这有什么相干？那还是以前的事——他大概给她一瓶酒或者一副手套吧。”

母亲看上去很难堪，就像刚才他告诉她那幅画画的是达那厄时一样难堪。画家对她的窘态暗暗发笑，当然他没有什么恶意，不过母亲并没意识到。母亲又开始喊叫起来，称画家为吝啬鬼，大

吹大擂我的美丽。然后她突然装着平下气来，告诉他她想要多少。画家对这个数争了一会儿，终于以比母亲的要价略低一点的数目成了交。画家走到桌前，打开一只抽屉，付给她钱。她接过钱，看上去十分高兴，又嘱咐我几句，便离去了。画家关上门，随后回到画架旁，对我说：

“你母亲总是喊叫吗？”

“母亲爱我，”我答道。

“我得到的印象是，她爱钱胜过爱任何别的东西，”他平静地说，一边继续画画。

“不，不，那不是事实，”我急忙反驳，“她最爱我；但是她很遗憾我生在穷人家，她希望我挣钱过好日子。”

我之所以详细地叙述画家这件事，首先因为这是我开始工作的日子，尽管后来我选择了另一个职业；其次还因为在这个场合，母亲的一举一动说明了她的个性和她对我的疼爱。

我坐了一个钟头，画像结束了，我到奶品店里去找母亲，是她事先叫我去找她的。她问我画像的情况，要我把画家在我坐着给他画像时跟我谈话的每个细节都告诉她，可他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。最后她对我说，我得小心着点。也许这个画家没有邪念，但是许多画家雇用模特儿就是想让她们做自己的情妇。我无论如何也要拒绝他们献殷勤。“他们全都一文不名，”母亲解释说，“你别指望从他们身上捞到什么。凭着你的容貌，你可以大大地高攀，大大地高攀。”

这是有生以来母亲头一次跟我这样讲话。但她说得很果断，犹如人们深思熟虑一阵之后说的话。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惊讶地问她。

“这些人话很多，但是没钱。像你这样动人的姑娘应该跟

士，”她含糊其词地回答。

“什么绅士？我可不认识任何绅士！”

她看看我。“你可以暂时当个模特儿，”她说得越发不明不白了，“然后我们再看——事情一件接一件吗。”但她脸上那副沉思、贪婪的神情叫我吃惊。当时我没有再问她什么。

但是无论如何母亲的规劝是不必要的，因为我即使年幼也很持重。在这个画家之后，我又碰到些别的画家，而且不久在画家中间已是相当知名了。我得说，他们通常是举止得体、态度恭敬的，尽管不止一个画家向我表露过钟情，但是全都遭到了我的严厉拒绝，因而我很快就得了个贞洁得不可接近的名声。我已经说过，大多数画家差不多总是恭恭敬敬的；这大概由于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跟我胡来，而是要画我，而且在画我的整个当儿，他们不是用男人的眼光而是用画家的眼光来看我，仿佛我是一把椅子，或者别的什么物体。他们对模特儿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我那赤裸的身体，尽管充满活力，发育成熟，却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，如同没给医生留下什么印象一样。不过画家的朋友常常使我为难。他们常常进来，同画家闲聊。可是我很快注意到，虽然他们竭力显得满不在乎，他们还是无法将目光避开我。有些人则十分无耻，常常绕着画室转来转去，这样他们就能从各个角度审视我。这些投来的目光，以及母亲遮遮掩掩的引喻，撩拨起我的轻佻感，使我既领悟到我的美貌，也领悟到美貌可能给我带来的好处。终于，我不仅习惯了他们那不得体的举动，而且过了不久，当我看到这些来访者变得多么激动时，我还情不自禁地感到高兴，而当他们对我满不在乎时，我反倒很失望。所以，我的虚荣心使我不知不觉地认为，无论何时我愿意，我都能利用我的容貌来改善我的境遇，正如母亲早先所预言的。

然而，当时我的主要想法是要结婚。我还不大懂事，我在摆姿势让人画像时，那些盯着我瞧的男人并没有在我心里激起什么别的情感，只不过是虚荣心而已。我总把挣来的钱如数交给母亲，不去给人画像的时候就呆在家中同她作伴，帮她裁剪和缝制衬衫，自从当铁路员工的父亲故世之后，这是我们的唯一生计。我们住在一栋又长又矮的楼房的二楼一个小套间里，这房子是五十年前专为铁路员工建造的。坐落在郊区一条马路上，路旁令人适意地有法国梧桐遮荫。楼房的一侧有一排房子，同我们的楼房相似，全都是清一色的，两层楼，正面是砖墙，没刷拉毛水泥，十二洞窗子，一层六洞，中间是大门。楼房另一侧是城墙，从一个塔楼延伸到另一个塔楼，那一带完好无损，覆盖着常青藤。离我们房子不远有座城门。城门旁边，沿城墙里侧围着一个游乐场，叫月神公园，它的彩灯和音乐使夏季几个月份生趣盎然。如果我从窗口朝外斜着望去，就能看见彩灯的花彩和各种货摊插着小旗的篷顶，还有挤在法国梧桐树下围着入口处的人群。那乐声我听得十分真切，常常于夜间醒着聆听，而且似梦非梦，圆睁着双眼。它似乎来自遥不可及的世界，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，我房间的黑暗和狭窄更加深了这种感觉。全城的人似乎一起来到了月神公园，唯独我给排挤在外。我渴望着下床加入他们，但我没有动，那乐声通宵达旦地传来不间断的刺耳的声响，使我意识到不去无疑是个损失，这是连我都不知道的我所犯下的什么罪孽造成的。有时，我听着听着竟哭起来，给排挤在外真是太痛苦了。此时我很伤感，任何一件小事——朋友的冷落，母亲的责骂，电影里一个动人的镜头——都使我热泪盈眶。如果在我的孩提时代，母亲没有禁止我走近月神公园，或者参与别的娱乐，或许我还意识不到有一个禁止入内的快乐世界。但是母亲的寡居、贫穷，尤其是她对命运不

给予她的所有那些消遣的敌意，使她拒不让我到月神公园或者任何其他娱乐场所，只是到了很久以后，当我长大成人，已经形成自己的品性之后才让我去。十之八九由于这个缘故，我才一生始终怀疑，我怎么就不能到那快快乐乐、光辉灿烂的幸福世界去呢，我无法摆脱这一怀疑，即使我确知我很幸福的时候也是如此。

我已经说过，这个时候我想的只是结婚，我也说得我是怎样产生这一想法的。我们家所在的那条郊区马路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较为繁华的地区，那里已不是狭长低矮、看上去像许多布满尘土、破烂不堪的旧车厢似的铁路员工宿舍，而是一些周围环绕着花园的小宅邸。它们并不奢华——里面住着职员和小店主——但是和我们的破房子相比，它们给人一种生活较为快乐和较为安逸的印象。首先，每幢房子都不相同；其次，这些房屋并不全都又破又脏，泥灰也没全部剥落，这样的外观倒使我们的这一类住房显得好像居住者长年漠不关心，不加修葺似的；最后，那环绕着宅邸的鲜花盛开的狭窄花园，则给人一种远离混乱不堪的街道、亲密而又怀有戒心的印象。相反，我住的楼里，街道的混杂现象却无孔不入：渗透到仓库般的大门厅，渗透到又宽又秃又脏的楼梯井，甚至渗透到房间内部，那里随意放着的东倒西歪的家具使人联想起旧货店，在那里，同类的家什就摆在人行道上拍卖。

夏日的一个傍晚，我和母亲外出散步，透过一幢这类别墅的窗子，我看到了一个家庭的景象；它给我的印象很深，似乎在各方面都与我心目中的正规而体面的生活相吻合。一个清洁的小房间，印着花的糊墙纸，一个餐具柜，屋子中央悬挂着一只电灯，下面放着一张餐桌，桌子已摆好准备开饭。桌子四周坐着五六个人，他们中间，我想有三个八到十岁的小孩。餐桌中间放着汤锅，母亲站起来给大伙盛汤。说来似乎有点奇怪，最打动我的是屋中间

的那盏电灯，或者毋宁说是灯光下一切都显得特别宁静，特别正常。后来我在心中反复回想了那个场面，我明确地告诉自己，我应该将它作为一生的目标，总有一天我要在那样的宅邸里居住，有个那样的家庭，在同样的灯光下生活，那灯光似乎揭示出不可胜数的既牢靠又持续不断的钟爱之情。或许许多人会认为我的抱负并不很大，但是我当时的处境却不得不加考虑。那个小宅邸对我——一个出生于铁路员工宿舍里的人——产生的影响，犹如城里繁华区域那些更为高雅、更加富裕的宅邸对小别墅中的居住者的影响一样。一个人的天堂却是另一人的地狱啊。

可是母亲为我的前途早已作了苦心的盘算。我很快意识到，她的那些盘算把我心中最向往的这类安排完全给排除了。她想象的是，以我的美貌去争取某种成功，而不是成为一个如同别人那样的家庭主妇。我们非常穷困，在她看来，我的美貌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资本，这么一来，我的美貌不仅是属于我的，而且也是属于她的，如果说没有其他原因的话，那只是因为是我生了我，如我在前面所说的。为了改善我们的处境，我要像她规定的那样利用这个资本，而不考虑外表体面不体面。大概这整个计划要归咎于缺乏想象力。在我们这样的处境之下，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我的美貌当作资本。母亲就停留在这个想法上，她不肯费神看得更远一点。

那个时候，我对母亲的盘算理解得还很不透彻。不过即使后来我搞得一清二楚了，也决不敢问她；既然有这些主意，她一个铁路员工的妻子，为什么竟落到如此贫困的境地。我从各种线索领会到，母亲落魄的根源就在于我，因为她本来是那么不愿意要我，却出乎意料地有了我。换句话说，我是偶然给怀上的；而母亲又不敢阻止我出生（她说，她本该那样做的），她迫不得已同我

父亲结了婚，并接受这一结合带来的一切后果。每当她提及我出生的时候，她常说：“你毁了我。”这话一度使我痛心，也说得不明不白，但是后来我完全搞清了它的含义。这话的意思是说：“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才不跟那个男人结婚呢，到现在我也有自己的汽车了。”显然，她这样考虑自己的生活，就是不想让她漂亮得多的女儿重犯同样的错误，遭受同样的命运。今天，从一定的距离之外来看问题，我还真不能说她的话不对。对母亲来说。家庭意味着贫困、奴役，而少有的一点乐趣也随着丈夫的去世而突然结束。她自然认为体面的家庭生活是极大的不幸，而且一直留心让我别被那曾经导致她自己垮台的同样幻景所诱惑。

母亲是很喜欢我的，不过是以她特有的方式。譬如说，我一开始到画室去上班，她就给我做了两身衣服，一身套裙加短上衣，一件女罩衫。事实上，我倒宁愿要些内衣，因为我每次脱衣服时，都为露出粗劣、破旧、常常是穿脏了的内衣而难为情，但是母亲说里面穿破旧衣服没有关系，要紧的是外表要过得去。她选中两块便宜布，颜色和图案都很醒目，自己动手裁剪。但是由于她是做衬衫的裁缝，以前从未做过罩衣，两件都让她给做坏了。我记得那件罩衣做得前面鼓起来，这样我的乳房就露了出来，我总是不得不用针把它别住。那件短上衣太短太瘦，紧绷着胸脯和臀部，袖子盖不住手腕；另一方面，裙子太肥，前面打了折。不过我认为它们好极了，因为在这之前我穿得更差，穿套头衫，短小的裙子露出大腿，小披肩小里小气。母亲还给我买了两双长统丝袜；以前我总是穿短袜，露着膝盖。这些礼物使我充满欢乐和自豪；我盯着它们总是看不够，心里老想着它们，常常有意沿街步行，身子挺得笔直，仿佛我穿的是某个时装裁缝做的贵重服装，而不是那些穷破烂。

母亲总是想着我的前途，不久她对我当模特儿这个职业不满起来。据她说，我挣的钱太少；其次，画家和他们的朋友太穷，在他们的画室里没希望结识有用的人。母亲突然萌生了我兴许能当个舞蹈演员的想法。她总是怀着雄心勃勃的计划，而我想的只是与丈夫孩子一起太太平平过日子。有个杂耍班子专在电影的间隙穿插些小节目，当它的演出人向母亲订做一些衬衫的时候，母亲的心里就生出了这个跳舞的念头。她倒不认为跳舞这个职业本身将会证明有利可图，不过，像她常说的：“事情一件接一件。”而且单单在舞台上露面，就会提供和某些绅士见面的机会。

有一天母亲跟我说，她和这个演出人谈过了，他鼓动她把我带去见见面。一天上午，我们到他和整个班子下榻的旅馆。我记得旅馆靠近火车站，是一座偌大的旧宫殿。时近中午，可是所有的走廊里还都黑咕隆咚的。那气氛像是上百间屋里的人都在呼呼大睡，叫人憋得透不过气来。我们沿着几条走廊朝前走去，终于来到一间黑暗的前室，三个姑娘和一位乐师正在微弱的灯光下排练，仿佛是在舞台上一一般。钢琴挤在一个角落里，靠近盥洗室不透明的玻璃窗；对面的角落里放着一大堆脏床单。乐师是个衰老的老头，正凭着记忆在弹奏，好像他正想着别的事情，或者正在打瞌睡。三个舞蹈演员挺年轻，全脱了上衣；她们穿着裙子站在那儿，乳房和胳膊裸露着。她们互相搂着腰，乐师开始弹起一支乐曲时，她们三人一起朝那堆脏床单走去，把腿踢得老高，左右摆动，最后转过身来，以挑逗的动作摇摆着屁股，这动作与如此幽暗和肮脏的背景形成非常奇特的对照。我注视着她们，看到她们用脚咚咚地踩着地板打拍子，我的心都怔住了。我很明白，我虽然有一双肌肉发达的长腿，却没有跳舞的天赋。在此之前，我曾和两个女友在本区的舞蹈学校上过几堂舞蹈课。上了头几课之

后，她们知道怎样像两个有经验的舞蹈演员那样合着拍子踢腿，摆动臀部，但我只能四处拖踏，仿佛从腰部往下都是铅铸的一般。我长得似乎和别的姑娘不同，某些部位过于粗壮，即便和着音乐也无法改变。此外，在我难得的几次跳舞的时候，胳膊搂着我的腰使我有种倦怠的听之任之的感觉，因而我是拖着腿而不是移动腿。那位画家也曾对我说过：“阿德丽亚娜，你该生在四百年以前，那时的女人和你一样。如今时兴苗条，你是如鱼出水了。再过四五年，你就是个朱诺^①。”然而这话他说错了，因为五年之后的今天，同以前相比我既没有发福，也不更像朱诺。但是他说如今是苗条女人的天下，我不吃香了，这话倒说得对。我的笨拙使我痛心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怎么也要变得苗条些，能像其他姑娘那样跳舞。但是尽管我吃得很少，我总是壮实得像一尊雕像，跳起舞来完全把握不住现代音乐那快速的跳跃性节奏。

我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了母亲，因为我知道，同这个杂耍班子的演出人见面只会失败，我一想到要落选就感到丢人。但是母亲立即叫喊起来。她说我比所有在舞台上卖弄风骚的可怜姑娘都漂亮得多，假如演出人能为他的班子选中我，他该谢天谢地了，等等。对于现代美，母亲一窍不通，她笃信，女人的胸脯越丰满，臀部越圆，就越美丽。

演出人正在与前室相通的房间里等着。我猜想，他透过房间敞开的房门在观看舞蹈演员们排练。他正坐在床脚的一张扶手椅里。床还没有理好，上面放着一只托盘，他在吃早饭，不过就要吃完了。他是个矮胖的老头子，不过他那过分潇洒的衣着，润发油和无懈可击的整洁，与那闷热房间低矮灯光下那些乱七八糟的

① 罗马神话中的天后，主神朱庇特的妻子，气派高贵的美人。